

在當時的年代裡，他人去當公務員、老師、經商、從政時，為什麼會選擇成為一個社會變革者？

成為大我關懷者

懷鳴、丁丁、汪老師：系統、治理，把原來台灣運轉的系統置換掉

仁彰、振寧、天安、香君：有某種領域或地緣的親和力，會慢慢把自己變成土地公土地婆。仁彰振寧會對庶民有強力共感，天安與香君會專注在研究。

（Tiff：重視人的關係，站在教育現場連結親師生，連結、網絡、人與人互動

慶復：

當時因為要推翻教育部長的台北市國中生自願就學方案，若行得通，就推行到全國，發起救救下一代行動聯盟，因此老師與振鐸聯盟，當時約十幾人。在合夥人會議中，去參加教育基本法立法，振鐸與黃武雄與路線之爭，但振鐸希望能倡議教育透明、開放。丁丁角色會帶頭衝很多事情，但在慶復老師砲轟民主機制應該制衡，不應該一個人決定事情，這是很好的，也砲轟教育基本法已脫離振鐸初衷。但他同時也會支持丁丁去弄，因為了解意見分歧時，統整是困難的。

在兩岸開始交流後，慶復老師對中國感興趣，一直到振鐸去弄六年制學程後，慶復老師有參加。中間有一段時間一直在想自己的兩岸論述。

一直相信如果可以弄出一種機器輔助教學，學習問題大大可以解決。不太重視均優。

「有效」的教育體系：「由真正的好老師來輔導學生利用好的教材、練習題、評量系統，並且讓學生用自己認為合適的方式和進度來學習。」

自由成長的學習環境

自主學習

重要元素：

- 好教材：如果沒有很好的教材，要想讓學生達成有效的自主學習自然是事倍功半的。並且，越往上走，自主學習的成份就越多，對教材的要求也就越高。
- 評量系統：除了教材以外，我們編輯部還得準備完善的評量系統和練習題；它們會幫助學生了解自己的能力和興趣，儘量不浪費學習的時間。
- 好老師：
 - 為何重要：老師的角色是最關鍵性的，那是教育的靈魂和中心。每一個學生都有惰性，也都有各自的優點和盲點，所以，他們都需要一個好老師給他們作有效的輔導。所有的教材、考試題、練習題、都得依靠製作者的學識、智慧、加上反復的試驗才能作成的。除了找到全國最適合編教材的老師之外，編輯部還會整合各行各業的人才，全都在編輯部的主導之下進行編輯的工作。從今天以後，你也是我們的一員了。
 - 需具備的條件：必須有教學的熱忱，還必須有廣泛的好奇心和不斷學習的動力才行『學而不厭、誨人不倦』

一、教育理念與實踐：比起理念更在意方法，因為認為中國要馬上強起來，因此在乎效率，進而在意方法。

振鐸

「如果要解決升高中的升學問題，那乾脆按照在學成績排名決定高中入學」，王慶復老師分享，解嚴後

<http://www3.nccu.edu.tw/~iaezcpc/B-%20The%20great%20experiment%20of%20Taiwanese%20Education%205-1.htm>

二、與中國的關係影響思維方向與實踐：對中國的觀點與實踐

三、總結：性格與生命歷程

行動力很強、對各種事情的敏銳度很高，會有種被召喚的感覺，有點像是開創者

延伸訪綱：

- 民主的概念
- 相信以西方為首的科技進步價值觀，但是又關注那些被美國殖民的中南美洲國家（？）
- 自由和極權是衝突的，但他兩個都很在意？
- 中心思想＝>？
- 救救下一代聯盟
- 老師童年往事（如果他不記得脈絡，可以問從中國當年舉家來台時，感受到兩岸的生活水準差別；還有**1987**還哪一年開放兩岸探親的時候，他們家人是否有趕快回成都，那個時候的感受又是什麼？）

一、訪綱

1. 老師目前在做什麼事情？

官僚體系沒有那麼厲害，所以需要封城。

為什麼關心教育：教育是天生的，很早就在和人談教育問題。主要是受家庭的影響，媽媽和爸爸都是讀師範大學。教養風格是完全自由的，父親帶孩子很有原則，會有意識的不管。也影響到現在帶孫子的方式，小孩子要自由成長。尤其是中國的家長，自由成長很重要。台灣當然進步很多了。在國外看到很多家庭也都這樣帶孩子，覺得是社會進步的表徵。

以前在學校被老師打過一次，但老師其實不太敢打外省人的孩子，但不太是因為這樣關心教育。

有一次去美國的優勝美地，吃飯的時候看到祖父母一直在和孫子講話，從孩子很小的時候就可以一直和他對話。

（覺得老師對於人的互動關係很敏銳）

在中國大概有三十年時間，每一年都至少兩三個月，因為也擔心家裏。對於教英文有一些想法，第一條：臺灣教英文的方式是不可能交會的（當時唸了建國中學六年，還有很多同學英文粉爛，所以其實可以推估台灣英文教育是失敗的，但還是有同學很厲害，但多數是因為喜歡英文）。第二條：

溫世仁：目前把許多錢投注到中國教育，教兩件事情：教英文、寫程式，就可以把中國翻過來。老師很認同，用對的方法讓中國人短時間內會講英文。

在美國準備搞電子業的時候，準備賣PC，遇到高手因此和他學寫程式。學東西要有條件，再聰明都沒有可能性。

老師曾在中國開補習班。但覺得自己弄補習班完全不行，但還是一直做。

中國教育：

體制外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現象，一般人不相信中國有體制外教育，他們不教教課書。當年丁丁到成都行動學習，一起去參訪了成都先鋒學校，當時聽一位歷史老師上課，老師上完後歷史老師問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王老師回問在中國不能隨便問，你們有沒有什麼禁忌？歷史老師回我們沒有禁忌。

王老師問：沒有禁忌的話我就問台灣是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歷史老師回應：XXX，總結，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王老師之後和歷史老師成為好朋友，並一起開茶館。

老師目前在寫書：寫了20年

天安門廣場的故事：目前全部重寫

遇見海人：故事是在海人國，談自己的政治理念，海人跑道台灣與中國的

當時有投稿中國時報的意見橋，當時主編很喜歡。當時有一篇談聯考，被高度認同。但之後主編被趕走，所以機會變少。

成都人，全中國最喜歡聊天的就是成都人。聊天沒有目的，就是喜歡聊天。擺（談）龍門陣。雖然住在台灣，但是是在成都文化中長大。到台灣的時候才四歲。成都話講得很道地，只是用不一樣的字，老成都人遇到自己很開心，但年輕人聽不太懂。

為什麼想在中國開補習班？

也不是不願意在台灣做，但台灣沒有人找我做。那時候非常清楚中國需要，當時顧了兩個人，臺灣雇人都要一直拜託，

為什麼參加振鐸學會？

因為關心教育，毛XX提出十二年國教後，覺得很有問題，因此弄了十二年國教討論會，自主召集一群人，很多是台大登山社的，開會叫做家長門，在台灣大學活動中心，大約30-50人，也發現錢不是最大問題，當時短髮、短褲的人出現了，就是丁丁。之後就加入振鐸一起努力。加入的原因：覺得振鐸弄教育弄得很好。第二是學習。

覺得總要做點什麼事情。覺得一定要把這三本書出版。

斜槓的過程沒有餓死，反而越過越好。越到很多好的機緣。不可能在一個地方待著沒有事幹。畢業後第一份工作到了中油，待了兩年多離開後有個中油老同事聯絡，老同事還在中油。

主婦聯盟陳來紅給我一個評語：有教育改革的地方就有你王慶復

（在做事情的時候

行動力很強、對各種事情的敏銳度很高，會有種被召喚的感覺，有點像是開創者

在做事業的同時也會兼顧家庭。兒子和自己很像，兒子說他這一輩子唯一不會做的事情是去爬成功的階梯。

在外界的眼光我是失敗的，但我不覺得我的人生是失敗的。

很喜歡自己的人生

補習班不是在搞教育，而是方法。當時沒有特別的教育理念在裡面。

關心教育：

先講自由就不要講理念了。不談教學理念。如果要講什麼，就是自由。

很多人有教學理念但沒有正面貢獻。

每個小孩都不一樣：要給自由，哪個小孩不喜歡自由

例如絕對不可以打小孩

比較一直在關心的：教育就是要教小孩子東西，台灣差得很遠。關心小孩子需要學到東西。效率很重要，如何讓小孩子最快學到東西，教育是如何讓小孩子如何最快學到社會要讓他學到的東西。教學方法對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東西。認為溫世仁的方法不對。關心教學方法，認為教學方法可以解決台灣與中國的問題。認為新加坡的教育理念很不錯。

認為台灣的教育改革是失敗的，李遠則認為失敗的原因不是自己，是因為老師家長不理解我的原意。

兒子在 Vermont 理念學校當高中老師。要學的不是 subur(sub urban, 指大城市) 的教育，subur 很封閉。Vermont 不會很封閉。Stanford 畢業，不想走成功路徑，但需要吃飯，也喜歡做教育。

自由與效率是有衝突的？

在自由的理念下，如何看待中國的現況？

想解決中國什麼問題？想翻轉什麼？老師覺得提升中國人的人民素質，不能用兒子那套，會花太久時間，因此短時間提升能力是重要的。

中國的教育：

爛的要命。當時和丁丁去北京的理念學校，在中國搞理念學校是發財的行業，他們會覺得很抱歉，為了理但發展的蠻好的。理念學校大車老師對王老師講的第一句話：「全世界不會有比中國教育還要差的」，很多理念學校老師是因為自己的孩子而開創。大車老師對中國學校是打負分的。不可能更爛了。

中國的問題是人文素質，一個原因是官僚體系不行，也因此教育問題很大。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毛澤東，他非常偏執，搞了很多運動，造成很多冤魂，但習近平殺過幾個人？他

只有救過很多人，他很關心中國的窮人，是真的窮人。脫貧是要靠官僚體系的，習近平脫貧做得很好。中國污染很嚴重，且沒有環保觀念，朱龍機有嘗試要做，但是被上頭壓，因此影響力有限，而習近平一上任就改變。習近平反貪也做得很好。反貪的同時也提升薪水。

認為美國傳出來的資訊很多都不是正確的。

2. 老師大學念台大地質系，之後參與振鐸學會進行教育改革，而之後則關注於兩岸關係，曾經出過相關書籍，也直接到中國工作，想請老師分享生命歷程中幾個重要的階段及其重要的原因，以及每個階段轉化的關鍵原因。
3. 承上一題，在老師豐富的生命歷程中有哪些關鍵經驗（有記憶點的人事物皆可）深深影響您，並讓您選擇投入教育/社會改革？例如老師對於登山的熱愛與經驗是否有影響人生價值觀或行動？
4. 老師大學念台大地質系，而多數振鐸學會成員為師大學生，當時是如何認識振鐸學會？以及為什麼會想要參與？
5. 在振鐸的經歷中，老師曾參加「救救下一代聯盟」的行動，想請老師簡單描述此行動的動機與作法，以及當時創造的影響力？老師為何想參與以及當時參與時最大的收穫為何？
6. 承上題，老師在振鐸的經歷中最滿足與遺憾的事情分別是什麼？
7. 老師曾於《天安門廣場的故事》談社會主義的觀念，因為沒有機會拜讀內文，想請教老師對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觀點為何？而此觀點又如何影響老師的教育哲學？
8. 老師認為自己是位「對國民黨具有高度批判的外省人」，這樣的身份認同如何影響自己看待兩岸關係呢？
9. 承上題，您的書《天安門廣場的故事》裡引用兒子的話：「書裡寫的是我一輩子關心的事」。請問您認為吸引您關注兩岸關係與中國發展的主要因為何？
10. 老師觀察中國教育的現況為何，包含雙減政策在中國實行後的影響與狀況？有何優勢與危機值得臺灣借鏡？而臺灣又有何種經驗值得中國學習？
11. 基於老師對於兩岸關係的看法，老師有哪些具體的行動，用來實踐您的關懷？
12. 2014年跟周逸昌先生一同參與協助柯文哲選戰。兩人作為對國民兩黨各自都有深入理解的人，為何會想要協助柯文哲？當時無黨籍的柯文哲，他是否代表超越兩黨矛盾與問題，讓王老師想要投入？（回顧當時幫柯文哲選戰的感受

周逸昌當時幫陳水扁競選。陳水扁當台北市長後，讓公務員開始有服務的概念。支持柯文哲的原因是他是唯一從頭到尾堅定要消除藍綠對立。但他對中國沒有很好的認知。

13. 在老師的觀察中，臺灣與中國青年世代分別有何優勢以及需要再努力的部分為何？

14. 除了兩岸關係以外，今年度因為俄烏戰爭的關係，許多人會以俄烏戰爭用來借鏡探討兩岸局勢和國防議題。想請教老師對俄烏戰爭的看法？

臺灣很嚴重的問題是藍綠對立，結果就變成大家都不談。和丁丁吵了一個鐘頭卻越談越開心。

15. 關於裴洛西八月訪台引發中共對臺灣軍演一事，前參謀總長李喜明先生接受公視訪問時曾表達，軍演的細節非常繁瑣，必然計畫已久，裴大使訪臺只是中共的藉口。想請教老師對裴洛西大使來臺一事的看法。

民主獨裁法治。大家要搞懂這些東西

贊成民主，但民主不是只是投票。不贊成極權，但不是反對極權。沒有一旦依法行事，法律只是參考，

唐德剛對毛澤東的評論：人相食，XXX...哭聲震天

二十大：習近平的論點沒有變，

習近平會走向民主？Why？

王孟源：<https://blog.udn.com/MengyuanWang/article>

Oliver Stone：<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gAqYC8JOQI>

jeffrey sachs：<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3964767>

恩濡筆記：

思想應該比較接近：冷戰時期的結構功能論者。相信社會需要仰賴有能力的獨裁者。
(獨裁不見得是壞事呀！?)

周逸昌——曾幫過陳水扁競選。柯文哲是唯一的，堅定主張消除藍綠對立。

關心教育，來自家庭的影響。爸媽都是唸師範的。(但都沒有教書)完全自由，不太管小孩。六個小孩。有意識地說「不管」，小孩子要自由成長。

國外親子關係：不是不管，很關心小孩，但不是用管的。(瑞士)

優勝美地吃飯，發現有對祖孫，小孩不太會講話，但是爺爺一直在對小孩說話。

在中國待三十年的時間，每天大概待兩三個月。理念：教英文，台灣教英文的方法是不可能教會的。只上英文課的人學不會；這些英文好的人是因為喜歡唱英文歌。；教中國人英文。有段時間大哥發財，資助他。開補習班。

教育方法。每個小孩字都不一樣。絕對不可以打小孩。教學方法——效率。教學方法可以解決台灣的問題。

很喜歡和人聊天、交際。自由而斜槓的性格。

中國體制外教育。非常重要的現象。參觀成都先鋒學校，旁聽歷史課，（2018）

批判李遠哲。

現在重寫《天安門廣場的故事》；《遇見海人》；《快逃！祖國來了》。

擺龍門陣。（成都人，喜歡聊天的性格）當年來台灣的時候，大哥已經小學畢業了，認為自己在成都文化中長大。

在台灣沒有推力。當時參加振鐸學會，對教育關心。弄了個十二年國教，跟家長們開。丁丁跑來聽王老師講話

（跟一個高手學寫程式

地質系剛畢業到中油工作。十多年後有位老同事，自己只待了兩年多……

中國的人文素質為什麼差？官僚體系能量不足，建設教育的效率也差。

習近平殺過幾個人？他非常關心中國的人民。脫貧是要靠官僚體系。從沒有領導人像習近平一樣關心脫貧。

寡頭政治。冷戰時期對寡頭、獨裁領導者的需求。

前半小時都在抓他訪談的節奏。

王孟源

Oliver Stone

唐獎 Jeffrey Sach

沒講清楚的：民主的概念。

人要盡快往進步的方向成長起來。

二、想進一步訪談：

- 民主的概念
- 相信以西方為首的科技進步價值觀，但是又關注那些被美國殖民的中南美洲國家（？）
- 自由和極權是衝突的，但他兩個都很在意？
- 中心思想=>？
- 救救下一代聯盟
- 老師童年往事（如果他不記得脈絡，可以問從中國當年舉家來台時，感受到兩岸的生活水準差別；還有**1987**還哪一年開放兩岸探親的時候，他們家人是否有趕快回成都，那個時候的感受又是什麼？）

為了維護穩定而獨裁。類似冷戰時期的想法。需要領導者具有相當能力。

生命歷程與特質

微觀：性格如何影響他的教育工作；

巨觀：身份認同->看到中國有哪些需要，影響他投入他中國的教育事業。

文章重點：描述老師的時代背景如何影響他的思維與行動，藉此讓不同世代透過理解進而溝通

是否相信學習者有自主性？

三、王慶復老師背景介紹：

- 台大地質系
- 熱愛登山，過往參加台大登山社，56年 登山社社長
- 在成都有老家和房子，六年至中國行動學習有與老師合作
- 自認是一個對國民黨高度批判的外省人
- 過往出版：
 - <<天安門廣場的故事>>
 - <<快逃，祖國來了>>
 - <<教改叢刊AF20從人口趨勢看臺灣地區小班小校之規劃>>任懷鳴、王慶復、林佑哲 著
- 相關文章：

【附件一】

兩岸僵局，對誰最有利？

作者：王慶復

兩千多年前，孟老二告訴梁惠王：「王何必曰利？唯有仁義而已矣。」

然而，那是聖人和王者之間的高來高往，在今天這樣的開放和民主的時代，要分析一件大事，不把「利」字搞清楚是不行的。

那麼，兩岸持續僵局，對誰最有利？

要探討這個結論，自然要從僵局形成的過程來作些簡單的回顧。

一九八七年底，蔣經國宣佈開放探親，兩個月後，蔣經國過世，李登輝接任總統。

因為李登輝在國民黨內的「資歷」不夠，外省人所主導的黨員們對他不服氣，而廣大的、不曾得到國民黨好處的台灣人民卻因此把他當作解放的象徵，所以在台灣造成了難以化解的嚴重對立。

在這樣的對立氣氛之下，回鄉探親的外省人大批湧向大陸，帶去了他們對故土的思念，也帶去了他們對李登輝不共戴天的憤恨；搞不清情況的對台官員們顯然誤以為李登輝所代表的只是台灣的一小撮人，因而跟著台灣老兵們漠視李登輝的新權威，繼續推動「老朋友、老關係」的對台方針，無可避免的得罪了權威性格很強的李登輝，也埋下了到今天還難以平復的衝突因子。

在掌握政權的頭幾年，李登輝最關心的是他在國民黨中不夠穩固的領導地位，因此，他儘量在迎合兩蔣所傳下來的、愚民政策的說詞；他公開宣稱，包括外蒙古在內的全部中國領土都應該屬於國民黨的正當管轄範圍，而兩岸關係的前景就是「三民主義終將統一中國」！

中國方面卻一廂情願的認為，沒有國共鬥爭情結的李登輝應該比較容易溝通，因而派新成立的海協會在一九九二年去跟台灣的海基會在香港舉行會談。

海基會的代表是對李登輝完全忠誠的許惠祐，在雞同鴨講的情況之下，會談變成了讓大家看笑話的擂台，而在兩岸關係的題目上陷入完全的僵局也只能說是意料中的結果。

在同一段時間之內，為了跟中國「對抗」，李登輝拋出了戒急用忍的荒謬政策，但是他完全沒有能力擋住台商西進的潮流，兩岸經貿也就在僵局中熱烈的開展起來。

古今中外，凡有僵局，必然會滋生掮客。就在兩岸僵局的過程中，國民黨的大員們拋開了李登輝，跟隨著台商的腳步西進，並且跟中國政府的對台官僚體系一起，建立了鋪天蓋地的掮客集團。

二〇〇〇年，陳水扁成功的接下了李登輝的支持群眾而當選總統，同時也接下了後者的戒急用忍的班底；面對這個新局面，中國的領導人單方面重申，「承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是談判的底線。

兩岸捐客們卻並不熱心去找陳水扁打商量；他們已經從兩岸的「現狀」中掌握到大量的肥油，因此堅決要「維持現狀」，儘量不讓民進黨這些「外人」有插手或搗亂的機會。

所以，國民黨的蘇起有一天「突然記起來」，原來海協會和海基會的九二會談不但不是僵局，反而是已經達成了「重要共識」，那就是「雙方都同意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當事人李登輝、許惠祐、等等都大力否認，但是捐客們掌握著優勢的話語權，決定要眾口鑠金。

說起來，蘇起這樣的指鹿為馬的手法，秦朝的趙高早在兩千多年前就已經玩過了。

本來，指鹿為馬也不是什麼大問題，只要由中央下個命令，以後大家都把鹿改叫作馬就成了，問題是，趙高的目的並不是要改文字，而是要用這樣的手法把「不能合作」的人找出來並且排除掉。

結果，儘管中國的中央領導人一再宣稱要「寄希望於台灣人民」，但是看來看去，「台灣人民」卻總是限於那些興高采烈的把鹿叫作馬的國民黨的捐客們，而中國方面的一再「讓利」，也難以讓真正的台灣人民獲利。

其實，中國政府也派過一些滿高明的官員來台灣探查民意，我相信他們一定也見過像我那一位綠營朋友那樣的、「真正的台灣人民」。

那一天，因為我們兩人都全力支持柯文哲選市長，所以在市場大街上談得興高采烈，他忽然嘆息：「兩岸關係有那麼難處理嗎？大陸是大哥，台灣是小弟，這我們承認；在經濟上大家合作作生意，在軍事上，大哥關心的是美國的威脅，小弟就站在大哥的這一邊，這樣，有什麼不好呢？」

這雖然只是一個人的想法，但是顯然比那些對台官員們的僵化口號都要有意思多了。

另外，像柯文哲或是賴清德這些同樣「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政治人物都多次表態，希望兩岸一起來找出「二〇一五共識」，或是任何名稱的共識都好；事實上，只要繞開兩岸捐客和他們自己發明的「共識」，那麼，那些跟捐客們同樣掌握著優勢話語權的、美國政府的代理人們也會失去了製造雜音的空間。

最後，到底什麼人算是真正的台灣人民呢？不就是那些不分藍綠的、基本上沒有話語權的、又對兩岸和解期待已久的普通老百姓嗎？

資料來源：<http://www.mountain.org.tw/WebBBS/Message/One.aspx?MessageID=22980>

【附件二】

任懷鳴、王慶復、林佑哲(1996)也認為台灣早期由於教育擴張，教育資源分佈首要在解決「量」的問題，例如在國民義務教育實施初期，一個學校動輒上百班，每個班級有四五十名學生是常見的情景；1990年代以後，學齡人口數開始降低，「量」的需求已不再是重點，教育資源分佈的目標應轉而關注在如何提升資源的品質上。因此，政府教育的投資，不應再將重點放在興辦學校、擴充入學機會，而應將重點置於提高學校教育品質，確保教育過程中資源分配之均等，促進城鄉均衡發展。

資料來源：

<http://portal.lib.ntnu.edu.tw:8080/server/api/core/bitstreams/2360cbd8-341a-49a5-8be2-bd71b98de0d2/content>

【附件三】

回憶周逸昌(一) by 王慶復

四十多年前，有時會在普二見到周逸昌，知道他是建中學弟，跟蔡昌里他們那一票是同一屆的。

記憶中，他好像不那麼喜歡唱歌。大約十多年前再見到他，卻變成了一個在法國有過法國女朋友的、頭髮留得很長的、搞音樂的人。

在伙伴聚會時，他總是跟一堆人在外邊抽煙，而我是抽伸手牌香煙的，所以常常去加入他們的高談闊論。後來，大家都戒煙了，有時就只剩下我去跟他討根煙陪他抽。

我忘了我們最初討論的題目是哪些，印象中好像是他對台灣的女孩子有很強的批判；我們都是很有意見的人，互相之間的了解也不是很夠，自然是有些雞同鴨講，吵鬧不休。

後來，我們的討論內容逐漸集中到了政治的題目。

我喜歡討論政治，對我來說，那是眾人之事，每一個知識份子都該熱心來討論的，但是台灣的知識份子怕吵架，再加上其它原因，多半不想談政治。另一方面，我自己作為一個對國民黨高度批判的外省人，實在不容易找到聽眾，也很難找到參與的管道。

還好，周逸昌這一個深綠的、對民進黨高度批判的台北人，跟我同樣的熱衷於討論政治，並且，我們都對藍綠對立的現況和雙方的盲從群眾同樣的感冒，所以我們在政治見解中找到了很多共識。

他住的地方跟我不遠，我常常去找他喝咖啡聊天，跟他討論我想到的一些參與的點子。然後我才了解，他早就是一個活躍的參與者，而且在阿扁競選市長的時候是主要的文宣團隊成員之一！

他跟我說，他們在一開始就問阿扁，會不會想要利用當時很好用的「對立牌」？阿扁向他們保證，不管對手怎麼作，他們這邊絕不用這種對社會有害的步數。

結果，他們幫阿扁提出了像「有夢最美，希望相隨」那樣的、跟同時代那些「選戰高手」們很不相同的口號。

當然，大家也都很清楚，阿扁最大的特長就是利用相當有效的言詞和肢體語言，一再的把群眾的熱情帶到最高潮，要說他完全遵守了他自己的諾言是不太切合實際的；然而，在他的選情陷於苦戰、而他的對手也把對立牌發揮到了極致的時候，他確實是相對克制的。

至少，周逸昌向我保證，他們的文宣團隊是真心的依循了不促進對立的原則。

阿扁發達以後，周逸昌沒有去分享榮耀，自己去推廣南管音樂，創立了江子翠劇團。

有一次，他跟我說，在阿扁執政的時候，他靠著跟綠營的關係，劇團可以分到比較多的資源，維持運作沒有問題；國民黨執政以後，雖然沒有完全砍掉他的預算，但是維持起來就很辛苦。我幫他作了一些顧問工作，然後我才發現，他看來粗曠，臉皮卻是比紙還薄，不管是對老朋友還是老同學，他都無法開口談錢。我幫他出面去找孫人先幫忙來辦了一些活動，結果，反響一如預期，許多新老朋友們了解了他們對南管音樂的努力奉獻，都慷慨解囊，幫他解決了一些困難。

除了經營江子翠劇團以外，周逸昌長期關切蘭嶼的核廢料和原住民前景的問題，在台東有很多的戰友。台東政局一直被國民黨操控，形成了綿密的共犯結構，而對那眾多惡搞的事情，周逸昌自然是深為厭惡，也有很多的無奈。

我的姊姊和姊夫住台東，有一次，他們帶我去看美麗灣那個荒謬的工程，並且很氣憤的告訴我，那是從上到下完全打通了的項目，沒有人可以讓他們放手；當媒體開始在報導原住民抗議的消息時，我也完全沒有去關注。

突然，報上說美麗灣的工程被擋住了，讓我覺得非常驚訝。台灣的政商惡搞不是新聞，原住民抗議也不是新聞，但是，這樣的工程會被原住民擋住，卻是難以想像的事情。

我特別去找周逸昌請教。他跟我說，原住民已經今非昔比，跟他們一起工作的，有很多活躍的、根基深厚的、自主性很強的社運團體，他許多朋友們也都參加了反美麗灣工程的活動。然後，通過跟女兒女婿聊天，我終於恍然大悟：原來，隨著年輕人的逐漸成長，台灣早就已經是一個完全不同的社會。

隨後的柯文哲現象自然就不再令我感到意外。在柯文哲的支持度持續攀升的時候，我找周逸昌、王秀如、王兆復、王孝容、一起來討論看能不能作一點貢獻。

周逸昌和王秀如都曾經對綠營的運作有很深入的參與和了解，在跟柯文哲的競選班子作了接觸以後，他們都認為，民進黨對柯文哲的競選有高度的興趣和介入，我們去參加攪和沒有什麼意義，不如自己來作些釐清理念的工作。

我們決定從外省人的立場來作一些發揮，用團體創作的方式寫了一些文章，並且儘力去推廣，也得到了很正面的反響。很不幸，周逸昌必須去台東赴約，而我在台北的人和沒有處理好，讓那一個小小的運動嘎然而止，我們都覺得很惋惜。

之後，周逸昌告訴我，他很想開始搞有機農業的題目，問我有沒有辦法找到資源幫忙他，我試了一下，沒能達成任務，又一直忙著寫書，就沒有再見面。

這幾個月來，我忽然一直在想著要去跟周逸昌聯絡，幾度拿起電話都猶豫而沒有打過去；聽到他因為心肌梗塞在印尼過世了，我不禁悵然良久，難以釋懷。

後來聽人先說，有不少伙伴，曾經定期給他經濟上的支持，我才稍稍放下了心裡的歉意。

資料來源：<http://www.mountain.org.tw/WebBBS/Message/One.aspx?MessageID=23162>